

元楚晉

中史文

春  
記

機秋  
補逸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晉文春秋

撰 陳 玄  
不 亂  
詳 校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古今逸史稗乘及祕  
書二十一種皆收有此  
書稗乘本多王衡跋一  
篇故據以排印

# 晉文春秋

秣陵陳玄胤校

## 謀與楚戰第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 鳳陵履解第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 斬顛頤第三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一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

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必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陳，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地，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原人降第四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所。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一舉而兼得者，信也。

伐宋第五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捐籩豆第六

文公反國，至于河，令籩豆捐之，席褥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舅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三十年，乃今得反國，舅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褥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日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之，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不一我與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問救餓第七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當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髮繞灸第八

文公之時，宰臣上灸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灸？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拔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拔木而貫樹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及灸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

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大蛇阻道第九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則天以戒寡人，退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伐鄴問賞第十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請隧第十一



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作珩，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第十二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黷，文不可匿，黷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黷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

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逐獸第十三

文公出田逐獸，殤入大澤，迷不知所出。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山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殤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龜爨第十四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爨，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爨，是荆滅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王大敗。

賞館人第十五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之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 失麋第十六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夫曰：「吾麋安在？」老夫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夫振文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鷦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夫與之俱歸。

### 合盟第十七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

者猶無佐也。

學讀書第十八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烹被瞻第十九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既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  
以臣予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人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  
而死。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  
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鄭以之爲將軍。

箕鄭壺殮第二十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既而  
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殮。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  
不動壺殮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  
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問帥第二十一

文公問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 用民第二十二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尙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 國饑用信第二十三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 伐衛第二十四

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恆。」公子慮僂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西河守第二十五

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

問虢亡第二十六

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登隧第二十七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怒曰。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授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痺之疾。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第二十八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第二十九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於冀缺。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米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惠。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也。晉國之福也。

反國賞士第三十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噫。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且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襄王賜命第三十一

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尹氏及內史叔興父賜文公命。賜之大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遯王慝。文公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封狐文豹第三十二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民。

野人與塊第三十三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介子推第三十四

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釐負羈第三十五

文公出亡過曹，共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治，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殮，而加璧焉。文公受其殮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

燒楚軍第三十六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者，吾是以憂。

里臯須第三十七

文公出亡過曹，里臯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臯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臯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臯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臯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臯須又冀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大悅，從其計，百姓見之，皆曰：里臯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

問政第三十八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弛文子宅第三十九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君必易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辭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原季辭卿第四十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

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李離伏劍死第四十一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開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

傅讎第四十二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讎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讎也。遽際不可使僂。戚施不可使仰。僬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矓不可使視。醫痞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瞽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淺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弗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姐。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文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賞。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文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籛籛蒙璆。侏儒扶盧。矇矓脩聲。聾聵司火。僮昏。鬻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卬浦而後大。

弛敬子宅第四十三

文公欲弛邠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遠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弗取。

益臼季宅第四十四

文公見臼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問日食第四十五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 晉文春秋跋

晉文春秋於劉向校讐未之間。余於近年與楚史櫛杙併得之。真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杙。孔子脩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鈔寫以備三史之目。時大德十年冬至日。吾衍識。

余所藏陸友仁所書楚史櫛杙。吾子行書晉文春秋。條已三十年。世不多見。因手一通于平溪寓舍映雪老人年八十二寫。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衍之言曰。晉文春秋。余近年與楚櫛杙併得之。不著作者名氏。而潛溪宋先生直以爲衍之所著。意必有所據矣。姑闕以俟知者。時

成化戊戌春二月王衡記。



楚史檣杵

撰人未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古今逸史及祕  
書二十一種皆收有  
此書逸史本在前故  
據以排印

# 楚史檣杙目錄

問爲國第一

茅門令第二

虞丘子第三

士嚮傅第四

隱戲第五

伐陳第六

晉伐楚第七

伐鄭第八

伐越第九

取陳第十

伐晉第十一

圍宋第十二

克鄭第十三



問鼎第十四

樊姬第十五

赦解揚第十六

申侯第十七

射兕第十八

好獵第十九

養由基第二十

絕纓第二十一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相人第二十三

築臺第二十四

沈尹華第二十五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寢丘第二十七

# 楚史檇杙

明 新安吳 瑄 校

## 問爲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露者。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露。廷理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主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則國而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飢。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 士亶傳第四

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國語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

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勸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

隱戲第五

莊王泄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他書作伍舉諫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隱，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間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尙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鑿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受節左右，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公羊作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天下，當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日公羊作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

####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思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蹠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闕公羊作埋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闕而

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公羊作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左氏作幾乎？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左下有繼字定王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

韓詩外傳作晏。

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道人梁鄭之間，求美

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

韓下有美字。

欲王之

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

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 敖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

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左作命以出，雖死無

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信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願謂楚君曰：爲人臣

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敖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殺，不殺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攬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

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權。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

者事君韓作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築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余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其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鬻谷血成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後人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廟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律作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丘第二十七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敖獨存。」



元 中 記

補 逸

郭 璞 撰  
郭 茆 輯  
林 泮 撰



本館據十種古逸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元中之書。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惟羅莘注路史云。諸書皆引郭氏元中記。其中狗封氏事。與山海經注一同。知爲景純。然於他書亦無可據。又讀吳淑事類賦叙。已云散佚。則是書之亡。當在北宋前。雖其說多荒誕不經。要亦古籍之足備異聞者。余故彙而輯之。以俟好奇者之採擇云。道光丙戌盛夏。高郵茆泮林自識。

# 元中記

郭氏撰

## 霹靂磻

玉門之西南羗之東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五六百戶無他事役歲歲出石磻數千枚輪廟中名爲霹靂磻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磻日減至秋而盡御覽十三書鈔霹靂磻七十二封氏見開記卷八

案封氏見開記云人間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彼霹靂處皆得此物予曾於小朱山僧梅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靂劈爲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磻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案元中記有霹靂磻云諸字書檢無磻字雜記有雜金續牛骨磻音爲祖含磻字石傍與金相類宜同矣愚案封氏之說未確宋本御覽十三卷皆引元中記作石磻惟七百九十七引元中記作石尖當卽磻之俗字說文云磻也與封氏所開霹靂磻之說合據此則字當音子庶切蓋既不得從磻字讀祖含音亦不得如吳博士事類賦注所引以磊強所增之玉篇字讀子林切也

## 鍾山石首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左目爲晝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御覽三十八

## 火浣布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



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五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御覽八百六十八

柴都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爲柴都。御覽十四 七十引 元中記 柴都作柴濟

扶桑木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御覽九百五十五 事類賦 桑注

水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御覽五十九 藝文類聚八 初學記六 水經注後叙

惡燠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燠焉。水灌而不已。惡燠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藝文類聚八 御覽五十二 引元中記 惡燠 作沃燠石 六十引 作沃燠 文選江賦注全

弱水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載也。御覽六十五 史旬奴傳 漢書外夷列傳注

洞庭寶室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御覽四十六

黃池穴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白帖

青城山穴

蜀郡有青城山山有洞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西北通崑崙。御覽五十六

伏羲

伏羲龍身。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女媧

女媧蛇軀。全

狗封氏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以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女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百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封爲狗民國。御覽九百五十四

扶伏民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世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御覽七百七十

奇肱氏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御覽七百五十二

伊族與唐吾俗民

伊族與唐吾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藝文類聚

朱梧縣民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氣。御覽三百六十一

丈夫民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全上案山海經海外西經郭注與此亦同王英作王孟

化民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御覽八百二十五

案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俱引括地。作化民食葉。二十七年化而自裹。據此。則葉上當脫桑字。三字當二十之訛也。

端門送疫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荆楚歲時記

### 桃人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道象也。御覽二十九

### 積石山桃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御覽九百六十七齊民要術十八

### 桃都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御覽九百十八 齊民要術十 藝文類聚九十一

### 白蒙

東海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脂。色白味甘。書鈔脂部

### 烏柏

荊州有樹名烏柏。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味亦如豬脂。全上 齊民要術引 首語下 作其實如

### 木槿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藝文類聚八十九

### 元菟山花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御覽八  
百二十

大樹山樹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御覽九百五十八  
藝文類聚八十八

千歲樹

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御覽九百  
五十二

百歲樹

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御覽全上  
藝文類聚八十八

松脂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御覽九百五十二  
藝文類聚八十八  
廣韻三鍾注

楓脂

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爲琥珀。御覽八百八  
西陽雜俎十一

樹精

千歲樹精化爲青羊。御覽八百八十六  
藝文類聚八十八  
九百

又

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御覽續聚引全上  
初學記二十九

又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御覽九百五十八

又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走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卽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淡然而無言。疾人報秦王。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於河。于是秦王乃置鬣頭騎。御覽六百八

案此與上秦文公事相類。史秦本紀索隱引錄異傳。藝文類聚九十四引列異經。俱作秦文公。不知御覽引元中記。何以一作秦。始皇也。書鈔引元中記。亦作秦始皇。將毋當日所傳異詞。郭氏並載之。抑或後人傳鈔轉刻之誤歟。故兩錄之以俟博雅君子之考訂焉。

又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人皆驚走。木尉何公爲殿中將軍。爲人有勇力。走往逆之。牛目之。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御覽二百三十九

老狐

五十歲之狐爲淫婦。百歲狐爲美女。又爲巫神。御覽九百九

百歲鼠

百歲鼠化爲神。御覽九百十一

又

百歲之鼠化爲蝙蝠。全上初學記二十九

蝙蝠

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食之。使人神仙。水經夷水注

又

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御覽九百四十七

千歲燕

千歲之燕。戶北向。藝文類聚九十二西陽雜俎續八

千歲龜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初學記三十

女雀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車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名爲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以血點其衣爲驗。故世人名爲鬼鳥。荊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徧徃。先得其所解毛衣。藏之。卽徃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御覽八百八十三 九百二十 荆楚歲時記引元中記

又

陽新男子於水次得女雀。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水經注

日復牛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日復牛。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肉復生。創卽愈也。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御覽八百二十五 九百

蛇邱

東海有蛇邱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藝文類聚九十六

崑崙巨蛇

崑崙西北有山。周回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類聚全上 御覽三十八

員邱大蛇



員邱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御覽九百八十八

巨鼈

東南之大者，有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回千里，巨鼈巨龜也。御覽三十八初學記三十字，文選吳都賦注引鼈巨龜也四字。

東海大魚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尾，其產則三百里爲血。御覽九百三十六

北海巨蟹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御覽九百四十二

案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大蟹在海中。郭注：蓋千里之蟹也。畢氏校引周書王會，海陽大蟹，并孔晁注：海水之陽，一蟹蓋車。証郭氏說似不若元中記之奇而確。

蟾蜍

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御覽九百四十九

又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御覽八百八十六

水狐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墨，廣寸許，背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七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十人死。御覽九百五十九

又

蟻長三四寸。蟪蛄驚驚驚驚悉食之。廣韻二十  
五德注

玉精

玉精爲白虎。御覽八百  
八十六

金精

金精爲車馬。御覽  
全上

銅精

銅之精爲僮奴。御覽八百八十三

鉛精

鉛錫之精爲老婢。御覽八百二十二  
廣韻二十三錫注

又

鉛錫之精爲狐狸。御覽九  
百十二

瑪瑙

瑪瑙出月氏國。御覽八百八  
文類聚八十四 藝

車渠

元中記

東渠出天竺國。御覽七並同上

木難

木難出大秦。御覽八百九

頗黎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御覽八百八

珊瑚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御覽八百七

金鋼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鑽。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鑽中以刻玉。御覽八百十三

鏡

尹壽作鏡。御覽七百十七

帽

旬始作帽。通志畧

# 元中記補遺

肉

五肉七菜。勝掩鶉鴉。書鈔  
肉部

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卽與天通。爲天狐。錦繡萬花  
谷三十七

案此條載御覽已引見  
前文少畧今補載之

梓木楹

凡梓木爲楹。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韻府八  
庚楹韻

越燕胡燕

越燕斑胸聲小。胡燕紅襟聲大。丹鉛  
總錄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秋春文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胡達聰)

一四四五上

殿

